

春月

〈全庫本〉

Spring Moon

原著／包柏蔚

譯者／謝利芬



春月

原著／包柏蔚 譯者／鄭淑芬

Spring Moon



牧童出版社

春月

名著文庫①

初版／中華民國71年4月25日

原 著／包柏漪

譯 者／鄭淑芬

名譽社長 許 福

發行人兼

社 長 許 營 德

出 版 者／福德機構文化事業

牧童出版社有限公司

總 公 司／台北市民權東路473號/樓（福德大廈）

TEL: 561-5980（總機）

業 務 處／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93巷36號

訂購專線 541-8030

571-4780 564-1813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字第0677號

法律顧問／曾繁昌大律師 TEL: 705-6717

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366-1號2樓

定價 120 元

郵政副掛／第18705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『春月』輝連全美排行金榜已達十七週！

- 1982年3月14日：全美排行金榜第4名●
- 1982年3月21日：全美排行金榜第5名●

Best Sellers

1982年3月21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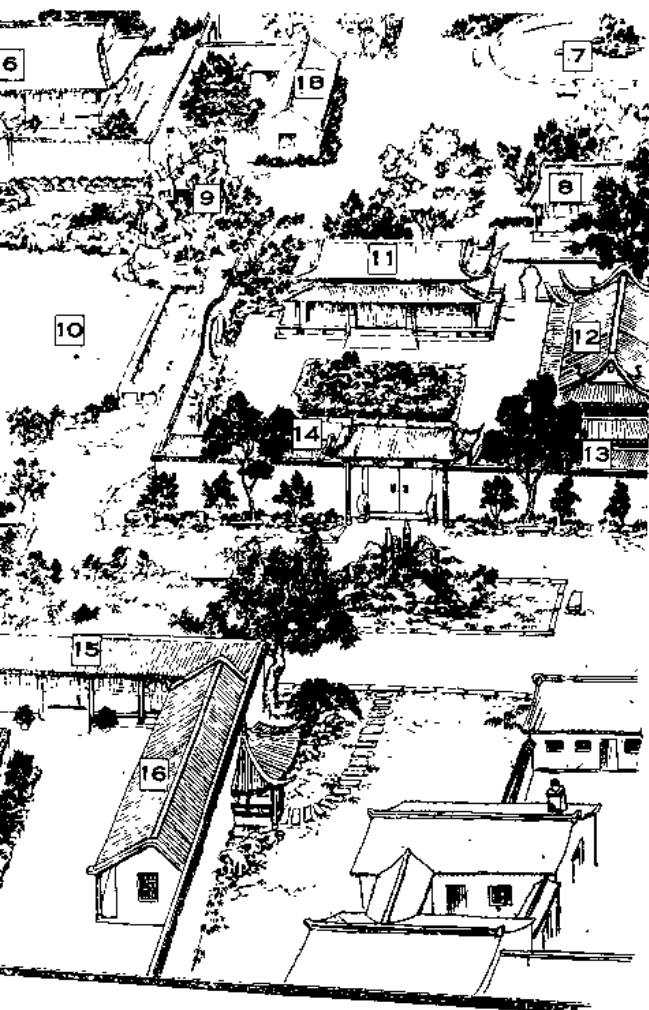
紐約時報全美排行榜

- | | | |
|----|---|-------|
| 1 | THE PARFUM MOSAIC, by Robert Ludlum (Random House, \$15.95) Through many exploits and hairbreadth escapes, secret agent Michael Hawthorne saves the world from nuclear extinction. | 1 |
| 2 | NORTH AND SOUTH, by John Jakes (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, \$14.95) The friendship of two wealthy families — one in Pennsylvania, the other in Carolina — is strained by the Civil War. | 1 7 |
| 3 | A GREEN DESIRE, by Anton Myrer (Putnam, \$14.95) A woman caught between the clashing ambitions of two brothers during the springtime of this century. | 6 7 |
| 4 | AN INDECENT OBSESSION, by Colleen McCullough (Harper & Row, \$13.95) A nurse and her charges in a special-care ward of a World War II hospital. | 3 21 |
| 5 | SPRING MOON, by Betty Bao Lord (Harper & Row, \$14.95)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een through the life of an upper-class family. | 4 11 |
| 6 | MARCO POLO, IF YOU CAN, by William F. Buckley Jr. (Doubleday, \$13.95) Blackford Oakes's quest for a route in the C.I.A. takes him to Russia. | 1 6 |
| 7 | THE HOTEL NEW HAMPSHIRE, by John Irving (Dutton, Henry Robbins, \$15.95) Life with an eccentric family. | 7 21 |
| 8 | THE DEAN'S DECEMBER, by Saul Bellow (Harper & Row, \$13.95) During a disturbed night in Rumania, a exiled dean from Chicago reflects some truths about his own land. | 9 7 |
| 9 | A MOTHER AND TWO DAUGHTERS, by Gail Godwin (Viking, \$12.95) The death of a husband and father changes the lives of a family of female individuals. | 11 4 |
| 10 | CLUD, by Stephen King (Viking, \$12.95) Monsters haunt a New York family seeking peace in rural Maine. | 12 12 |

↑
本週
排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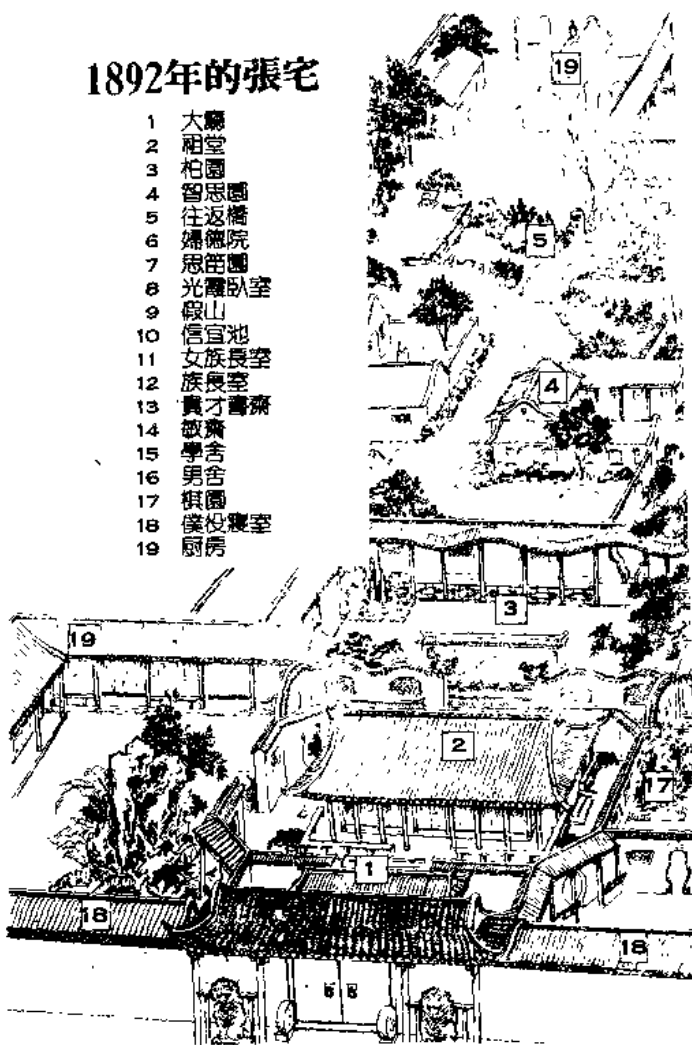
↑
上週
排名

11/230/06



1892年的張宅

- 1 大廳
- 2 祖堂
- 3 柏園
- 4 智思園
- 5 往返橋
- 6 婦德院
- 7 思節園
- 8 光霽臥室
- 9 假山
- 10 信宜池
- 11 女族長室
- 12 族長室
- 13 貴才齋
- 14 敏齋
- 15 學舍
- 16 男舍
- 17 棋園
- 18 僕役寢室
- 19 廚房



「春月」是一部以中國近代史為背景的小說，題材龐大，人物繁雜，觸角深遠，豪情磅礴，浪漫雋永，有骨氣，有真情，值得細讀，值得傳頌。

這本中國人寫的英文暢銷小說，連續兩週登上時代週刊暢銷榜，是一種罕見的現象。

春月

原著／包柏漪 譯者／謝淑芬

Spring Moon

春月

「春月」是中國人寫的一本英文暢銷小說。今年三月，當這本書登上「時代週刊」暢銷榜時，不僅震撼了出版界，更像一股旋風一般繼續席捲着全球英語世界的讀者。

「春月」是一本文字華瞻、技巧嫻熟、擲地有聲且意義不凡的中國小說。作者包柏漪女士，出生上海，書香門第，耳濡目染，對中國大家庭的舊俗惡習，有她深入獨到的看法，而她對中國舊社會及新社會的懷想幽思，愁鄉愁國，是激勵她寫「春月」的原始素材。

「春月」的故事背景，從西元1892年開始，一直寫到1970年，期間經歷了國民革命、日本二十一條約、五四運動及中共竊據大陸，種種近代中國的人動盪，氣魄龐大，觸角深遠，作者撰寫此書所懷負的勃勃野心，可窺一斑。

「春月」是一帖中國舊社會大家庭的興衰史。作者以張府為故事中心，寫盡了中國舊式大家庭的雍華富貴，也揭露了它的陋習爛瘡。春月是故事裡的中心人物，加上許多可歌可泣、有血有淚的人物，使這部以中國近代史為背景的小說，愈發顯得浪漫雋永，豪情磅礴，有骨氣，有真情，值得細嚼，值得頌咏。

美國出版界咸認這是一本媲美「齊瓦哥醫生」的小說。對讀不到巴金的小說——「家」的台灣讀者，這是一本值得仔細斟酌、仔細玩味的小說。

「春月」刻在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節譯連載。原文長達二十五萬字，這是一全譯本。



包柏漪

1938年生於上海。1946年，其父調職美國，包女士隨父赴美。中共竊據大陸後，包女士乃與其父定居美國。1973年，包女士的丈夫羅德·贏士頓先生，擔任季辛吉訪匪的首要顧問，包女士乃有機緣與其闊別二十七年的家人見面。時過境遷，人事全非，紅樓湮滅，笙歌消匿，「團聚」時悲慟激懷，撩發包女士寫下了「春月」的暢銷傑作。

楔子

夕陽把西天染成一片火紅時，春月睡着了。她房裏空氣沁涼。房子的屋頂覆蓋着青色的瓦片，跟那古老的牆壁形成了優雅的弓形。她在那舒適的床上滿足地盤身而睡。床外圍着粉紅色的絲幔，散發出樟腦的幽香。她的呼吸是那樣的輕微。

突然間照在屋簷下的一絲陽光，閃進開着的窗板，透過了絲幔的隙縫，灑灑在床。陽光照在春月身上時，她動了一下，把被單拉上覆蓋在頭上。她依稀還見到那紅色的箱子。她希望自己能再入夢。但她已毫無睡意了。

「梅花。」她拋開被單，坐起來喊道：「爲什麼妳沒拉好床幔？我做了一個最美妙的夢，現在已被破壞了。」

那是最美好的夢，令人感到着魔與震顫的夢。幾個遠方的挑夫挑來一個漆紅大箱，箱蓋上寫着金色的奇異字體，相信大叔也看不懂那些字。「給春月的禮物。」挑夫說。他們告誡她說必須等三天三夜後，等到她誕生的那一個時辰到來，那箱子會像烤炙的粟子一樣「乒」一聲打開來。

於是她等着。然而就在申時即將到來的最後關頭，陽光弄醒了她。現在她永遠也無法知道了。

春月嘆口氣，那該是最奇異的東西。一塊會向她歌唱的迷人的桃紅石，或者，一種能把胡椒化爲糖的藥水。梅花不該不拉好床幔的，一會兒不拉也不行。

「梅花？」

依然沒有人應她。春月提高聲音。

「梅花，我睡醒了。我醒了妳就不該睡了。快應我。」

她拉開床幔，房裏不見人影。

「梅花？我們是不是在玩捉迷藏啊？」春月爬下床往下窺望。床下只有針箍，以及一個葫蘆，是用來避邪驅鬼的。

春月伸直身體，皺起眉頭沉思了片刻。然後她迅速將一雙粉紅繡花鞋套在她纏着布的小腳上，披上大衿袍，向智思院園外的走廊走去。花園很小，沒有可藏身的地方，於是她逐門逐戶的搜遍她家的三間邊房。梅花不在裏頭。

這丫頭會到哪兒去呢？春月突然感到恐懼，心跳不由加快。只有兩頭蛇才會使梅花離開，除非……會不會是雪芬需要她過去呢？那天早上肥嫂不是吵着說頭疼嗎？也許梅花被喚過去代替肥嫂侍候母親。

那女孩連忙穿過房門，經過三叔公家的臧竹院，越過老爺的侄子輩那些庭院，來到了往返橋與婦德院。走近大廳入口處的紅色高大圓柱的時候，她聽到嚶嚶的閒話聲和嘩啞的麻將聲。她猶豫了一陣子。如果娘又輸給三叔婆怎麼辦呢？然而她也有可能會贏，那她就很有精神了。春月毅然舉步踏上走廊向開着的大門走去。

她走到門檻時，再次停下腳步，眼光往那些在這祖宅裏的三十間庭院共同生活的婆婆、母親、寡婦、妻子、妾侍、女兒、下女、僕人間望去，希望能看到梅花或雪芬。她迅速的掃了那三個已許配人的女孩及姨媽一眼。姨媽從天津來，她在絲扇面上畫得一手好花。姨媽站在她嫂嫂身後，撇着嘴一付專注的表情，假裝沒看到什麼的給老奶奶傳情報。而那枯槁的女人也沒有任何知覺的表示，但是大家都曉得沒

有什麼躲得開她的眼睛。她坐在房正中，兩側各立着一名下女，她們的身材姣好，衣着高雅，顯示出這家庭的財富與地位。

春月鬆了一口氣，雪芳並不在跟三叔婆打麻將的婦女間；從三叔婆的聲音聽來，她是贏定了。但是那裏也沒有那下女的影子，春月的眼光急速的掃過她們後，更感到恐慌了。最後她終於發覺了那深紫色的絲綢，許多年前雪芬選了深紫為最佳顏色，現在幾乎天天穿深紫色的衣服。她正在西窗下繡花，那裏還亮着最後一絲暮色。春月靜悄悄的穿過人群向她走去。

「娘！」她拉了拉雪芬的衣袖：「娘！」

雪芬拍打那隻唐突的手一下。「妳幹什麼，頑皮的丫頭？像一陣風般奔了過來，也沒向長輩請安就來打擾人！人家還以為我疏於管教哪。妳丟光了我們祖先的臉！」

春月彎下頭：「請娘原諒。」她轉身緩步向老奶奶走去。

老人家正在專注的跟她第五個姪孫女說話：

「……記住，別亂吃東西，否則小娃娃會性情乖張……」

她的姪孫女低下頭望着上衣邊緣，聽着老奶奶吩咐她如何在待產期間要舉止端莊。

春月等着老奶奶發覺她。

「……還有別想起不快的事以免小娃娃受感染。」老奶奶點頭說：「妳下去喝茶吧。」她轉過臉望着春月。

春月臉一紅，她想起醒來後並沒有沐浴。婆婆會知道的，當然。她是無所不知的。而妳永遠無法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因為她的表情被臉上的粉掩飾了，就像大叔離去前給春月的傀儡戴着面具一樣。春月在老奶奶的注視下，感到自己像芝麻種子一樣渺小。

「噫？」

那女孩困難地嚥了口氣，深深的彎下頭。「老奶奶午安！請原諒我剛才進來時沒向老奶奶行禮請安。」

老奶奶笑了。她盡力不展開嘴唇，以免露出掉光了牙齒的齒齦。「妳看來很激動，是嗎。」

春月稍感輕鬆。

「什麼事，孩子？」

春月呼口而出：「噢，老奶奶，梅花失蹤了。我找了好幾遍也找不着她。」

彷彿聽到了鬼魂開口說話，那些女人頓時停止繾綣與閒談，停止吃喝玩樂，一齊向她望來而聆聽着

「別傻，孩子。」老奶奶不再笑了。「她一定在我們家園的某個地方。也許她正在妳房裏找妳呢。」

春月動彈不得的望着她祖母嚥了口茶，她感到老奶奶吞下的不是茶，而是她。

「噢？還有甚麼嗎？」老奶奶等着。良久沒聽到回答，她的聲音更加嚴厲了。「說出來，孩子，說出來！」

春月抖着聲音，順從地說：「但是老奶奶，我醒來的時候她不在那裏呀。我以爲她會在這裏，卻沒有看到她。一定發生了什麼事，我怕有什麼事……」

她感到畏縮了。老奶奶的雙眼變成一道細縫，眯着該管教她的家長。雪芬立即挺身而出，扯着她魯莽的女兒耳朵向門口走去。大家目送着她們出去。除了雪芬手鐲的叮噠聲外沒有半絲其他聲音。

走過紅圓柱後，她娘罵道：「春月，妳總愛干預家事。好女孩永遠不會問那種無禮的問題。」她揮

揮手要女兒離去。

春月張開口正想抗議，但她母親揚起眉來要她噤聲。沒有用的。她行過禮轉身離去，也許老奶奶說對了，那個下女可能正在她的老地方呢。

然而一切如故，畫椅還是空的，她打開玫瑰木衣櫃與檀香木大箱審察，雖然它們根本不可能裝得下比六叔的猴子還要大的人，最後她感到躊躇了，坐在那下女的竹坑上休息。梅花會不會像鄰家的女孩一樣逃走了？她大力的搖搖頭。不，梅花絕不會那樣做的。

她的三吋金蓮痛了，於是她按摩小腳，像梅花替她按摩那樣，但她的手指根本使不出力來。她疲乏的躺下，擦去一顆快垂下的眼淚。這麼大了，怎麼還能哭呢。她想起第一次被人用繃帶纏腳的事，那是在她生命中的第七個夏天，如今不是已兩年多了嗎？那時她喊了又喊，她的四隻小腳趾向腳掌下彎曲，而腳掌則被大力向腳跟蹣縮，使整隻腳彎成了一半。「這是爲妳好，孩子。」她母親曾說。「一個女孩子不管怎麼漂亮，怎麼富有，怎麼賢淑，男人是不會娶一雙像鯉魚那樣跳動的腳的。」

那時梅花不斷的安慰她，替她用藥水洗腳，告訴她她的腳趾還是好好的。那時這位下女每天背她到信宜池去，以便她躺在沁冷的石塊上逗金鯉玩……

春月突然笑着坐起。假山！爲什麼她沒想到去那邊找呢？梅花曾經在很久以前說過那是她解悶的最佳場所。也許她去了那裏而忘記了時間。

春月連忙從床上滑下，匆匆忙忙跑出去。

她來到梯形地時，聽到一些聲音，於是停下腳步聆聽。哪！她又聽到了，那聲音好像鬼的聲音一樣輕微。「梅花？」她尖聲喊道。「梅花，是妳嗎？」沒有回答。

她小心翼翼的繞過假山的另一邊，那個膝蓋縮在懷裏，抬起頭來望着小女主人的女孩，正是梅花，

她正用手背擦去眼淚。

「梅花？」春月低聲說。她從沒見過這位下女哭，除了在人人都掉淚的葬禮場合外。那天早上梅花還花枝招展的笑個不停呢，因為那些已許配了婆家的表姐說她是第三號美人，只以她的圓臉蛋與顴得太近的眼睛爲憾。她走上前去撫着她的臉頰，但是梅花避開了。

「小主人，讓我在這兒吧。我待會兒就上去。」

「但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，梅花？妳病了嗎？娘會給妳找大夫來。」

「不，我沒病。」

「那妳爲什麼要哭？」

「我沒有哭，我只是在想事情。」

「想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

「那就起來玩吧。」

梅花搖搖頭。

「妳非來不可！妳是我的下女。妳得服從我。」

梅花彎下身說：「是的，妳說得對。我只是妳卑微的下女。」

以前不管她的主人怎麼說，她都不會那樣說的。春月連忙握着她的手放在她心上說：「不，梅花，妳是我姐姐。我很抱歉，剛才我很生氣，因爲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妳。怎麼啦？請妳告訴我！」

梅花只是搖頭不作聲。

春月靠得更近，在她耳邊說：「是不是老奶奶說了什麼把你弄哭了？」

「噓！」梅花用手摀在那孩子唇上。

「那麼是老奶奶……」

「我們不該說她——」

「我才不管，馬上告訴我！」春月提高了聲音。

下水猶豫了一會，然後聳聳肩說：「老奶奶說要我到別人家去。」

那麼梅花的淚並不是真情的淚了，只不過是一種公式，就像分手的人所流的淚一樣。春月不由拍起手來，爲那表演而鼓掌，她對那種手段並不生氣，反而感到欣慰，那下水哭得那麼好啊！她演得比那些在新年唱戲的女戲子還要動人呢。

「但這是個好消息啊，梅花。」她喊道：「老奶奶給你選了個丈夫！你很快就要嫁人，恢復自由身，而我——」

她中斷了她的話，她的朋友沉默的啜泣着，再次把臉埋在手巾中。春月比剛才更加迷惑了。所有的下水都在二十歲前嫁出去，而梅花已十七歲了。

「你爲什麼要哭呢，梅花？」她終於問道：「我們已經作好準備會發生這樣的事。你可以回來看看我們。我會邀請妳回來。我們將在花園裏品茶，而我……」

她停止說話，因爲梅花已異常的冷靜了，當她抬起頭時眼裏已沒有閃爍的淚珠了，但卻變得深沉，就像瞎子的眼睛一樣。

「妳不明白，小主人。我並不是要嫁出去。」

「但妳剛才不是說——」